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三十五回 輕塵和尚消罪案 伯聶奸魂被鐵鞭

昌遠聽得主者戒諭和尚說課誦功果，心念一舉，冥必注筆，便自裁度：「怎麼經卷，世人立心課誦，便注筆立卷，要銷了這功果，看來皆是紙上陳言，豈有此理！」昌遠方自裁懷，那主者便知。乃問神將，帶此土人何故。神將便把他不明忠欺報應的事說了一遍。主者乃喚土人到階前，說道：「汝執迷不明，皆由執理太迂。汝豈知經者，心也。世人誦經，即是誦心。經者，善也。世人誦心，即是行善。吾冥冥豈取其經，蓋取其心之向善。」昌遠又道：「噫心善心，作受在人。冥冥何必諱諱與他計較？」主者笑道：「汝不敏慧，亦至於此。世間善惡兩心，關係甚大。怎知一善感發多少生機，一惡念萌多少殺機。比如，見一胎卵濕化眾生，或陷於水火、刀砧，性命危亡；人心發一慈悲不忍，救度了他，便合了上天好生至德。若是見危不救，且生殺害他的心腸，這段惡因，便拂了聖神慈悲正念。推廣這個善心，不但存個殺害心，便是存個不救心，就入了忍心害理。這忍字在心，欺魔邪妄，就猖狂作橫，把個正道昏昧。所以聖神扶持世道，注作經文，與人課誦。那上智之士，會至理，得悟上乘，超凡入聖；中智之士，借經功，端正念，體慈悲，行善果，長生獲福；就是那下愚之人，得聞人課誦，也不知經意淺深，只聞現在功果，捻土焚香，見像作佛。他這一片真心，便成善道。善道充滿乾坤，眾生安福無量。天地成物，至意不虧，聖神參贊，化機不息，孰謂經功無補？若是不明經文，違背旨意，忍心害理，報應不差。即如輕塵和尚，受賄不誦，入了不忠，自當欺詐之報。只因聖僧度脫他罪，尚要他撫助善門，故此且從權釋放。」昌遠聽了道：「既是忠欺，冥冥必報，因何若海村世家，代代作惡，見今富貴接踵，金紫盈門？若小子三世善良，一心忠直，貧寒每至，捉襟露肘，饑餒多見，枵腹枯腸，莫不是幽有炎涼，阿諛勢利？不然，報應何此不均？未免使寒士有偏畸之歎。」主者聽了笑道：「報應冥冥豈差？世人昧昧未覺，汝自不知，何怪增歎！」乃叫左邊案吏，把沙海世家與昌遠歷代所行善惡文簿，查過來看。只見案吏查了一宗文卷過來，眾目展開一看。只見：簿籍陳陳已久，條開款款如新。分明善惡注根因，都是奸欺忠信。前代忠奸始後，後代善惡觀心。增增減減不差分，好似執圖索印。

案吏取過簿籍，當著眾面展開，一行行注著：某人行某善，應否貽子若孫榮富；某人行某惡，應否貽子若孫禍害。昌遠見了說道：「祖父積了善惡，難道自身不承受，乃貽於子孫。若子孫再行了善惡，卻怎麼報應？」主者道：「世人積了善惡，一觀他善惡大小。若小，在自身承受；若大，乃餘及子孫。子孫若是行善，以繼祖父之善，這榮富增長何須疑說？若是行惡，傷了祖父之善，難免災危。若祖父以惡貽，子孫以善改，卻也要稽察他個重輕大小。這其間有個增減報應。」昌遠聽了，便求個增減公案一看。主者乃在那簿子上翻前揭後，卻尋出昌遠的祖父積過的事實一看，乃皺著雙眉說道：「可惱，可惱。」便把簿子指與昌遠道：「汝看，汝看。這一派名姓，可是汝祖汝宗的？」昌遠忙看，果是祖宗名諱。一行上注著：「昌國不忠，以才能殺害兵眾，不行安撫，流禍後代，應報以殄滅。」昌遠一看，汗流浹背，驚惶無地，卻逐行看到他祖父下面注著，有為人謀事盡心者，有為友以忠告諫言者。又看到自己名下，注著「安貧守志，篤實不欺」。主者乃轉過悅色，道：「幸也，幸也。汝果三世良善，只是沒有大善功，准折了前代百萬生靈命脈。汝若能於善良外，再積個大大功德，即使汝富貴榮華，乃繼祖公門第也。」昌遠聽了，忙拜倒，請問個大善功。主者道：「善功何可預說名狀？總在汝一念救百萬仁心。」昌遠道：「百萬豈是易得的？」主者笑道：「一念慈仁，若是一命能救，志量便就充滿。人心豈有一物慈，不慈萬物的？細觀汝家報應，應以惡增。今因三代善良，合當減矣。減盡再積汝善，善報自然不小。」昌遠拜謝，乃求世家所注一看。

主者依言，乃檢閱到世家文卷，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他祖忠公，曾安撫窮民，救荒濟饑，一疏活了百萬生靈，當代代金紫，世世榮華之報。乃看他一行行列後，只因積惡減小，有請求囑托，得賄不效，以失人望的；有見父行為過惡不行諫阻的；有自逞豪勢、凌辱貧寒、占奪人產業的，種種多端，難以盡述，報應當減，猶不失衣冠榮富。若現今不改行從善，災禍之來不輕也。」昌遠道：「觀他豪惡，就當絕滅，如何慢慢消滅？」主者道：「他公祖活人陰功重大，後世雖有小不忠，幸未傷害了一人性命。若是逞勢凌人，傷了一人，便壞了百萬根因也。此文卷汝當信記，乃冥司不爽分毫道理。」昌遠拜謝道：「小子心地明白了。」只見神將坐在殿上道：「汝既明白，當遵依獄主，好去抱忠存赤，以自取榮名。」神將說罷，化一道金光不見。主者乃叫鬼使指引和尚與土人從舊境回去。昌遠醒了，乃是一場夢中警戒。天早到寺，禮聖像，拜僧人，明白這增減報應之理，一心存忠心，抱赤意。果然後來成名榮顯。後有說不忠良的人心，俱是那欺罔邪魔作橫，若論忠良正氣，充塞宇宙，何物邪魔敢於作橫？但忠良近在渾厚，一邊欺罔的心偽，奸狡百出，世法人情不古，忠直者少，敵他不過。所以聖賢治世要剿滅邪魔，以扶正氣。清溪道人為此五言四句說道：

人心嗟不古，忠良被邪魅。

能伸至大剛，么魔自遠退。

話說崔皓不忠，已正王法。其毀經溺像罪孽，自墮酆都。他豈無血心在世，只因歷古來的奸邪魍魎流害於後人，他這邪魔，便自坑陷了伯聶。為人不忠的，被吳厭、分心魔等交結入了他腸，送了他性命。他這精靈復又東闖西投，卻遇著伍相國忠神，正執著鋼鞭，追捉伯聶形魂，陡然遇著。卻說人死形魂，善者上登天堂，生極樂國；惡者墮入地獄，受諸罪孽，怎麼又復在冥間，西投東闖？不知人有三魂，墮地獄者，一魂；守屍骸者，一魂；那一魂，卻遇著分心魔等正結聚思量，又去鼓惑世人，乃遇著相國忠魂。這伯聶精靈見了就要逃躲，被相國手執鋼鞭，搥倒在地。旁邊卻惱了分心魔等，大驚小怪起來，見相國捉住伯聶，齊計議奪救他。這邪魔哪有器械？卻也會騰挪，走到萬聖寺內，把祖師眾僧徒的降魔錫杖、戒尺等器械，偷了出來抵敵。相國見這眾魔洶湧出來，抖擻神威，搖身變化，眾魔齊齊看見。只見相國：

頭戴襖頭光閃耀，身穿金甲紅袍罩。

腰間寶帶虎獅蠻，腳下雙靴貔虎套。

手執長鞭節節鋼，口喝一聲星火暴。

一心只要捉奸回，那顧青紅與白皂！

相國見了眾魔，執杵的執杵，拿錫杖的拿錫杖，還有雙舞著戒尺的，跳躑躅一似山猴子，也來逞弄精怪。乃笑道：「佛門無此輩，是何處詐冒來禪林傢伙？若說是僧，卻又有鬚髮，若說是俗，卻又有須沒發，有發沒須，想是佛門廣大。」這些邪妖影射在裡，相國見了，乃以一脚，把伯聶形魂踢倒在地，卻執著鞭，搥得無影蹤。少頃，孽風一陣，又復聚出個伯聶的形像，被相國抓翻，用索子捆縛在地。卻來向眾魔說道：「我為奸佞不忠坑陷報仇，汝等何魔，敢來放肆？」只見分心魔道：「我等各有姓名，你當初為甚被他坑陷，還是你坑陷了他？」相國怒道：「他不忠吳王，讒邪害我，如何是我坑陷了這賊？」分心魔道：「他不忠吳王，與你何干，滿國多人，偏你與他相拗，自取災危，如何嗔他坑陷？就是坑陷你，你在世既忠良，吳亡你也亡，你生為忠義，亡為正神，受帝封於萬劫，享忠名於百世，倒是他成就了這美名盛德。為你這忠義，倒陷得他人亡家也亡；受的美女死了，得的金珠散了，治下的富貴榮華，子孫不能長久。坑陷得他萬劫漂流地獄，輪回畜生道，苦楚不盡，遺臭萬年。這如今還受了你鞭打腳踢，卻不是你坑陷了他？」相國聽了怒道：「我為吳臣，恨不得捐軀報吳，成就他國社萬年有道。被這賊弄得越復滅吳，恨不得食他肉，寢他皮。你倒說他成就我這萬年美名，這美名豈是我臣子所喜所願？正是榮我百世，恨他百世。豈獨我恨，便是百世有一點良心的，無有不恨。」

相國說罷，舉鞭就向分心魔打來。分心魔側身躲過，乃向崔皓的形魂說道：「來打伯大夫的，乃是忠良正氣神道，卻是你反常逆了他。你當為伯大夫出力，與他抵敵。」崔皓道：「我固與伯大夫一體，究根找源，卻是你們勾引，還是你們上前，敵那神道。」

」分心魔與陶情輩計議道：「崔司徒也說的是。」乃舉起禪杖去迎。哪知禪杖是真正僧人械器，這魔哪裡能使？被相國鞭打得無影無蹤，一鞭一個。都棄了傢伙，化了一陣怪風走了，只剩了一個崔皓孤魂，猶執著兩柄戒尺，正要擋抵鋼鞭。忽然陰風颯颯，只見許多僧尼、和尚魂靈近前來，把崔皓的戒尺奪去，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，生前毀我們經典，此時又借我們戒尺何用？」崔皓手內沒了戒尺，那相國的鞭便及他的身。這奪戒尺的和尚，反將戒尺亂打。可憐崔皓打得如泥，頃刻孽風一陣，又復了身形，被相國用鞭挑了崔、伯兩個，說道：「且送他地獄受罪去也。」

相國既去，這些僧尼和尚冤魂，卻是崔、寇陷害的僧眾，有情無情因果。無情的，是在當時出家，當守五戒八戒，誰叫他吃葷酒，藏婦女，犯了大惡，與崔、寇何干？有情的，是因不守戒的和尚，連累學好的含冤。這些精靈，也是東飛西越，恰好來到國度，遇著這一宗因由，見了那些分心魔等。陶情邪輩，卻也知是他這一種鼓惑了他心。方才要扯打魔等，卻被相國鞭走，棄下了僧家杖戒等器，各執在手中，沒個來歷，不知頭向。正疑思間，卻好萬聖寺中鐘聲鼓響。眾靈飛越寺前，欲進山門，只見兩位把守山門大神喝道：「何處精靈，妄來福地？」眾靈看大寺齊整，山門潔靜，把守的大力神王卻也威猛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射目金光冠勒明，纏腰玉帶錦袍成。

手中寶杵降妖孽，足下雲覺壓怪形。

坐列嚴嚴生殺氣，守山凜凜不容情。

若問尊神何上將，禪關把守大靈神。

眾僧靈齊上跪地，說道：「僧等不幸，遭崔、寇讒捏被屠，飛越到此。不知這寺何處禪林，誰家香火，住持何僧？若肯容留掛單，願上聖俯容進寺，瞻仰金容。倘沾法露，也是恩及宗門。」神王聽得怒道：「寺中大眾被妖邪竊去戒尺、禪杖等器，只因吾兩位西參佛祖，一時不在，被妖盜去，正在此稽查何方妖孽，卻原來是你等邪魔。」神王舉起寶杵便欲就打，眾靈乃泣道：「上聖且息靈威，我等實不曾來盜眾器，只為在前途偶遇吳國伍相國追捉伯懿，瓜藤蔓引扯出許多邪魔，各執著這些器械抵敵相國不住，各自逃形，丟下這器械。我等不知來歷，執著尋個頭項，不想就是上刹中眾師的器械，如何被他們竊去？我想出家人惺惺不寐，便就是入定，這隨身械器也不當被魔竊奪。」神王道：「汝等不知，上等高僧不用械器，便是械器也不用，可有可無。若入靜定，與魔爭器，便入癡因。惟中等僧人，用此戒尺、禪杖。有等外像示人，專用心在這械器上，裝體面。你不知寺裡高僧，在內演化本國，又欲東土度人。你等哀情，吾神已燭照不虛。若要懷冤度脫，須是投誠，另作計較。我這門中，一概魍魎魍魎難以輕入。」眾靈道：「吾門慈悲，攝孤施食，專為普度魍魎，便容其人，何為不可？」神王道：「攝孤施食，須也要看那法主有無道德，若是有道德的，念動真言咒語，萬里孤魂，頃刻到壇。一粒法食，遍滿十方。若是無道德的，攝自攝，孤自孤，誰來食他那沒手眼的法食？便是對面也不能攝他。」

眾聽了道：「上聖，據你這般說，寺裡既是高僧演化，東土度人，我等正是東土被崔、寇的冤僧，合當求度生方，乞放入山門，以瞻高僧法像。」神王道：「不須亂講。若要進吾山門，須是看你眾靈緣法。」卻是甚樣緣法，下回自曉。